

劇本《寄居》

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，深淵也在凝視著你。

~~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

場景

一處位於蘆洲，坪數不大的老舊公寓客廳。

經裝修後的房舍色調新穎，然而內部傢俱陳設卻顯得寒酸簡陋。

屋子中央，突兀地懸掛一展異常華麗的吊燈。吊燈旁，有個隱形的天花板破洞。

角色

方麗嬪，38 歲

鄭華忠，45 歲

彭吉梅(彭老太太)，79 歲

第一場

(黑暗中，麗嬪按下開關，屋裡霎時亮了起來。)

(屋子中央，華麗吊燈發出絢爛光芒，讓屋裡的每樣東西看起來都不大一樣。)

(扶腰挺著四個月身孕，麗嬪滿意地看著一切，當日光瞥到吊燈附近天花板的一個小洞時，卻忍不住皺起眉頭。麗嬪走近，前前後後打量天花板的小裂口，嘴巴念念有詞。)

(麗嬪拿起電話，撥出，目光仍牢牢盯著天花板。)

麗嬪：喂？「你家就是我家」裝修公司嗎？…我是前幾天有打電話過去的方小姐…對對，方芳芳的方！…我之前有請你們派師傅過來，可是已經過了好幾天，都沒看到人…現在的狀況啊？…就是天花板有個小洞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…(又看了吊燈一眼)我們換了顆燈泡就變這樣了…麻煩你們動作快，雖然不會漏水，但生活上很不方便，…好，請你們多幫忙。

(掛上電話，麗嬪四處找著電視遙控器，但注意力還是忍不住圍繞著天花板裂口。下定決心不去管它，麗嬪按了按遙控器，場上傳來電視購物頻道聲音，主持人中氣十足在賣產後束腹帶，言詞句句擊中居家婦女要害。麗嬪聚精會神看著，忍不住拿起電話想訂。)

(一拿起電話，麗嬪像是想到什麼，立刻回神，趕緊調低購物頻道音量，過了一會，又轉到 Discovery 探索頻道，並將音量調大，彷彿屋子裡有一大群人同時在看，但注意力又回到了天花板。撐沒多久，麗嬪感到煩躁將電視關上，無聊摸摸自己的肚子、跟寶寶說說話，攤開報紙繼續殺時間。)

(門口傳來鑰匙開鎖聲音，華忠入，手上提著一袋便當。麗嬪從報紙裡探出頭來，兩人四目相交，像是第一次看到彼此，略略停頓後，不約而同笑了起來。麗嬪走向華忠，想給他一個熱情的吻，但動作生疏笨拙，肚子一直卡到，最後兩人還是勉強抱了一下。)

華忠：我第一次發現回家這麼好。

麗嬪：難道你以前都不想回來？

華忠：那不一樣。自己的房子、自己的老婆、自己的家，多好！

麗嬪：我就說吧！早點把貸款繳完，光是用聞的，空氣都變新鮮了！

(停頓)

華忠：老婆，娶到你真好。

麗嬪：這句話，你十幾年前就該說了。

(麗嬪接過華忠手上的便當，用不同盤子將菜一一盛裝，弄成一大桌。)

華忠：你今天在家做什麼？

麗嬪：幫你女兒胎教！提醒她以後要找一個家裡住帝寶的男人嫁，才不用跟她媽一樣辛苦。

華忠：如果她沒你這麼聰明能幹，不找個有出息男人嫁還真不行。

麗嬪：你們主任今天又找你碴啊？

華忠：(盯著天花板裂口)那個洞是不是變大了點？都可以看到樓上的天花板了。

麗嬪：看到又怎樣？只有我們自己著急！我打電話去催了，這幾天就會有人來修。

華忠：那盞燈好像隨時會掉下來。

麗嬪：牢得很，你少胡說八道！就算真砸了，保固五年可以再換一盞新的。

華忠：第一次聽到買燈還有保固。

麗嬪：怎麼沒有。花了這麼多錢，我等於是把一台機車吊在上面。

華忠：機車還可以騎，你這燈…

麗嬪：(搶話)這盞燈照亮我後半輩子。(頓)靄玲他們家有一盞，我為什麼不行？他們家房子是自己的，我們家現在也是了。哪天我也要找她來看看，讓她好好稱讚一下，體會那是什麼滋味？

華忠：那有人記恨記那麼久。

麗嬪：他們家就住樓上，我能忘嗎？

華忠：好好好，你喜歡就好。

麗嬪：你不要再跟我囉唆。孕婦脾氣都很暴躁的，我跟你說。

華忠：那你什麼時候請她來？把錢都拿去買燈，就沒法買其他傢俱了。

麗嬪：所以你要更努力啊！別以為現在有房子，就可以開始等退休。

華忠：(嘆氣)那我什麼時候可以喘口氣？

麗嬪：等我沒氣的時候。

華忠：(自言自語)那我有得等了！

麗嬪：你一個人碎碎念什麼？

華忠：(刻意大聲)我說老婆，娶到你真好。家有麗嬪，如有一寶。

(停頓)

麗嬪：(埋怨)家裡有太多寶也不見得是好事。

華忠：(頓，意會過來)媽回來了嗎？

麗嬪：我看到她房裡有行李。人不知道去哪了。

華忠：她這趟從大陸回來，你要對她好點。

麗嬪：我還不夠好？我只差沒有每天早上下跪奉茶了！還是你要我明天開始跪？

華忠：我不是那個意思。我只是擔心她這趟去大陸，不知道遇上了什麼事。前幾天都聯絡不上，怎麼突然就回來了。

麗嬪：你不會自己問她？

華忠：你問。

麗嬪：我問？

華忠：讓你表現一下。

麗嬪：省省吧你。我要是問多了，等等又要跟鄰居告狀，說我存心趕她走，搞得像民視八點檔一樣。

(華忠摟著麗嬪。)

華忠：你知道媽的個性就是那樣。她嘴巴愛嘮叨，心其實比誰都軟，你慢慢就可以感覺到了。

麗嬪：我已經感覺十多年還感覺不到，神經都要麻痺了。

華忠：再怎麼說，這棟房子她也有出錢。她還把自己房子賣了。

麗嬪：所以她跟我們住一起啊。而且不趁那時候趕快買，等房價漲起來了，想買也買不起。現在捷運蘆洲線一通，你不知道最近這裡漲多兇，算下來我們等於賺到一部車子。

華忠：那車子什麼時候讓我開上路？

麗嬪：等你女兒上完幼稚園、小學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、研究所，而且你還要保佑她都唸公立的。

華忠：等到那時候我也開不動啦！

麗嬪：現在最重要的，是要趕在你女兒出生前把這房子弄好。家裡空成這樣能看嗎？我可是每天都跟她說，我們家到處都是柚木傢俱，好像住在森林裡。

華忠：做人真難吶，還沒出生就上當了。

麗嬪：(頓)我最近才想通為什麼這世上雙胞胎這麼少！

華忠：那是機率問題。

麗嬪：才不是。你想想看，你這輩子什麼時候二十四小時有人伺候，而且包吃包住包養，全包了還不用打掃。住得這麼舒服，你哪願意跟別人擠？難怪嬰兒出生的時候都哭不停！

華忠：(盯著麗嬪)你每天在家都在想這些事啊？

麗嬪：…我在家也看很多報紙啊。(突然想到什麼，顯得很興奮)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一則新聞，說大家去沙灘玩，把貝殼都撿光了，害那些光溜溜的寄居蟹只能把瓶蓋當家。結果整片沙灘，黑松、舒跑、寶礦力水得跑來跑去的。

華忠：那不是蠻慘的嗎？

麗嬪：換個角度想，起碼現在我們有自己的房子了。

華忠：你這叫幸災樂禍！

麗嬪：你不覺得很好笑嗎？

(華忠擺了一個不置可否的表情。)

華忠：說不定那些寄居蟹覺得自己臉丟大了，連個像樣的房子都搞不定，只好用垃圾把自己蓋住！

(停頓。麗嬪握住華忠的手。)

麗嬪：今天到底誰讓你不高興啦？

華忠：是上次那個短命相主管。他今天找我去談話。

麗嬪：他怎麼老愛找你談話。

華忠：前幾天公司舉辦信用卡部門年會，各地分行的業務組長和經理都來了。結果他劈頭第一句話，就說我們組的業務量今年又是最後一名。

麗嬪：你們不是每年都最後一名，有什麼好氣的？

華忠：在場所有人都沒出聲，只有偉奇發言。

麗嬪：他替你說話嗎？

華忠：是就好了。他當大家的面，說華忠已經很努力了，別太苛責他。

麗嬪：這樣不是挺好的？

華忠：你聽不出來啊？華忠很努力了，但因為他實在沒能力，所以別苛責他。

麗嬪：喔。

華忠：我最近還盼望有個分行經理的空缺要遷調。他這樣一講，輪得到我嗎？

麗嬪：我就跟你說，他們夫妻倆一個樣。什麼樣的老婆，嫁什麼樣的老公。

華忠：我今年都四十五了，還在幹業務組長。我真不敢想！

麗嬪：結果你主管今天找你說什麼？

(停頓)

華忠：他說我是羚羊。

麗嬪：(忍不住笑了出來)羚羊？你看看你自己的肚子？

華忠：那是一種比喻。

麗嬪：(止不住笑)所以你是一隻肥羚羊！

華忠：(恨恨地看了麗嬪一眼)他說我是一隻羚羊。找不到客戶就等於找不到草吃，只能被追。

麗嬪：被誰追？

華忠：獅子。

麗嬪：誰是獅子？

華忠：他。

麗嬪：他追你做什麼？

華忠：追著我要業績。

麗嬪：所以呢？

華忠：所以他要我跑在他前面，自己想辦法找到草，最好讓一大堆草蓋住，別老是讓他盯著我。現在一把年紀，他說他也快跑不動啦。

麗嬪：他有跟你提到升遷的事嗎？

華忠：他說上頭還有更大的獅子在盯著他，他也愛莫能助。

麗嬪：這樣不就沒指望了。一層層上去，一堆獅子，你能升到哪去啊？

華忠：也不能這樣講。我們都有怕的東西。

麗嬪：怕什麼？

(華忠盯著麗嬪。)

麗嬪：你找死啊！

華忠：小何建議我乾脆辭職，跟他去搞期貨投資。押對寶，一賺一大票，以後都不愁吃穿。

麗嬪：那要押不中呢？他只有一個人，你有我們一家子要養。

華忠：我知道。所以我只好繼續安分地跑給人追。

(樓上傳來開門聲。麗嬪一察覺到動靜，趕忙起身。)

華忠：你幹嘛你？

(麗嬪示意華忠保持安靜。自己跑去門邊，開了又關上。)

麗嬪：(刻意大聲)華忠你回來啦，快去洗手，等等就可以吃飯囉。

華忠：什麼？

麗嬪：(小聲)我怎麼說，你怎麼應。

華忠：(刻意大聲)喔…那我先去洗手。

麗嬪：(刻意大聲)我今天忙著刷地、換窗簾，來不及去買菜，吃得比較簡單！

(華忠看看四周，覺得很亂。)

華忠：(小聲)搞什麼啊？

麗嬪：(刻意大聲)桌上有醉雞、糖醋魚，等等再炒個空心菜就可以開飯了。

華忠：(小聲)哪來的糖醋魚？

(麗嬪惡狠狠瞪了華忠一眼。)

華忠：(刻意大聲)喔…沒關係，只要是你煮的，我都喜歡。

(樓上燈暗，門開了又關上。)

(麗嬪和華忠兩人放鬆。)

華忠：今不是吃雞腿飯和魚排飯？

麗嬪：我上次跟靄玲說我挺著肚子照樣打掃燒飯，難道你要我漏氣啊。

華忠：平日不都我在打掃。

麗嬪：你少囉唆。

(門鈴響起，兩人都感到詫異。)

麗嬪：你約了人啊？

華忠：沒有。

(門鈴又響。)

彭老太：(從門外)是我！

華忠：媽你怎麼沒帶鑰匙。

麗嬪：(嘀咕)追我的母獅子來了。

(華忠起身，趕緊去開門。)

彭老太：看我這記性。拿了別人家的鑰匙，就忘了自己家的。

華忠：媽你下飛機怎麼沒叫我去接你。

彭老太：不用。一點路還要接來接去，浪費時間。

華忠：麗嬪說一早看到行李，沒看到人，有點擔心。

彭老太：該擔心的是我吧。太陽曬屁股了，還不起來。我還以為她昏倒在床上。

麗嬪：我最近人不太舒服，有點暈。

彭老太：一想到我快回來了，你能不暈嗎？

華忠：媽，孕婦容易累，難免的。

彭老太：你當我沒生過孩子啊。我以前挺個大肚子照樣清早起來打掃燒飯。要是遇上每個月村裡發米，軍用卡車還沒開過來我就先衝了。每包米都有我肚子那麼大，我照樣一人扛回家。

麗嬪：(低聲)現在米去超市買就有了，搶什麼。

彭老太：你在那嘀咕什麼？

麗嬪：沒有！…媽你這次出國好玩嗎？

彭老太：我是去玩的嗎？我是回去，不是出國。

麗嬪：喔…

華忠：(打圓場)回去有看到什麼老朋友嗎？

彭老太：有，一個都沒少。一座一座的，立在地上整排。

華忠：(尷尬)大舅呢？前幾年打電話來拜年，聲音大得不得了，我耳朵都聾了。

彭老太：也走啦，還給我留了本相簿。一打開來看吶，才發現我真老了。

華忠：哪會，你是我們這附近最年輕的老人。而且等麗嬪孩子出生，還要你來帶。

彭老太：(被逗笑)有麗嬪就行了，用得著我嗎？

麗嬪：(緊接)當然要！媽，沒你不行。人家不是常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。

彭老太：唉叻，這寶物都是埋在地下的，不然就不值錢了。

(麗嬪嘟著嘴，不說話了。)

華忠：媽你腦袋這麼好，想埋還輪不到妳。

彭老太：這種事誰說得準。你大舅有天早上起來，喊冷，自己去倒杯水喝就走了。

華忠：那…你這次去有看到喜歡的嗎？

彭老太：喜歡也沒用！現在不比以前，在那想買塊墓地跟你們買房一樣難。地點差的全擠滿了，地點好的，又貴得不像話。要排隊、要塞紅包，買了地還要找管理員，搞得跟社區大樓似的。整套弄下來一百多萬，這還不包括手續費。

華忠：那沒錢的怎麼辦？

彭老太：沒錢有沒錢的死法。當地政府弄了一批迷你墓，就幾塊地磚那麼大。

麗嬪：那怎麼葬？

彭老太：站著。

華忠：站著？那不就要盯著別人後腦杓，或是跟人面對面。

麗嬪：那要是跟胖子當鄰居，不被擠死了。

彭老太：所以我不幹。辛苦站了一輩子，難道要我死後還站著！

華忠：還是我陪你在台灣四處看看，說不定有喜歡的。

彭老太：…人活著總是要落葉歸根。地方再好，也是別人的。

麗嬪：(插話)媽，上次賣房子你不是還剩兩百萬，應該還夠啊。

(停頓)

彭老太：所以我就說沒麗嬪怎麼行。身邊還剩多少錢，我自個兒都記不清楚了。

麗嬪：(想辯駁)我…

華忠：(搶話)麗嬪的意思是，不夠的我們全補上。她上次就是這麼跟我說的。

彭老太：她的意思就你懂，我真猜不透。(往桌上的便當菜瞧。)認識她這麼久，我是到剛剛才知道她會做糖醋魚和醉雞。

(麗嬪和華忠嚇一跳，抬頭看了看天花板。)

麗嬪：媽，剛剛是你樓上！

華忠：你在上面做什麼？

彭老太：我去看看電燈和熱水器關了沒。一直開著，耗電！

華忠：你去看別人家的熱水器做什麼？

麗嬪：不對，媽你哪來的鑰匙？

彭老太：偉奇和靄玲交給我的。

麗嬪：他們幹嘛給你鑰匙？

彭老太：早上我在樓梯間碰到他們兩個大包小包，匆匆忙忙趕著出門。說要去上海一趟，家裡託我幫忙看著。

(華忠氣惱。)

麗嬪：這下好了。人家去上海吃大閘蟹，我們忙著修房子。

華忠：唉唷，媽，別人家的事你別管嘛，這像什麼樣！

彭老太：有什麼好計較的！你們都幾十年老同學、老同事了，人家還喊我一聲彭媽媽，就這點小忙能不幫嗎？

華忠：這不是擺明拿你當看門狗！以前還是我帶他們來”看”房子，現在要我們家來替他們”看(ㄅㄅ)”房子。

彭老太：哪有這麼嚴重！

華忠：你不曉得，他故意買在樓上！就像以前大學住宿舍，他老愛撿我上舖睡。

彭老太：你就這點小心眼的毛病改不掉！難怪現在還在幹給人跑腿的工作。

麗嬪：媽這話有理。以前我還盼望嫁個開賓士又會做家务的男人！哪知道你現在家事越做越多，車子越開越小。

彭老太：我兒子要是開賓士又會做家务，還輪得到妳嫁給他嗎？

(麗嬪氣惱。)

彭老太：反正我現在也死不起。多活一天算一天，有個事做也挺好的。

華忠：等他們回來，我一定要好好跟他說清楚。

麗嬪：最好別回來！不然靄玲包管又要跟我現她買了哪些東西。

(彭老太往餐桌走去，轉身看猶自嘮叨的兩人，搖搖頭。)

彭老太：吃飯啦！麗嬪的糖醋魚和醉雞都要涼了。

——漸暗——